

朱伯崑 著

易學指掌史

第二卷

## 目 录

## 第三编 两宋时期

第六章 宋易的形成和道学的兴起	(3)
第一节 图书之学的流行	(8)
一 陈抟的象数之学	(11)
二 刘牧的河洛之学	(25)
三 李之才的卦变说	(45)
第二节 李觏和欧阳修的易说	(54)
一 李觏《易论》	(55)
二 欧阳修《易童子问》	(70)
第三节 周敦颐的易学哲学	(84)
一 《太极图说》	(85)
二 《通书》	(100)
第四节 邵雍《皇极经世》	(112)
一 先天易学	(116)
二 后天易学	(168)
第五节 程颐《易传》	(172)
一 论《周易》的性质和体例	(181)
二 易学中的理学问题	(208)
第六节 张载《易说》	(255)
一 论《周易》的性质和意义	(258)
二 易学中的气论哲学	(276)

---

<b>第七章 南宋时期易学哲学的发展</b>	.....	(324)
<b>第一节 程氏易学的流行和象数之学的分化</b>	.....	(326)
一 朱震《易传》和《易丛说》	.....	(328)
二 杨万里《易传》	.....	(361)
三 蔡元定和蔡沉的河洛之学	.....	(381)
<b>第二节 朱熹的易学哲学</b>	.....	(411)
一 论《周易》经传	.....	(416)
二 易学哲学中的理本论	.....	(437)
<b>第三节 杨简《易传》</b>	.....	(502)
一 程颢和陆九渊的易说	.....	(503)
二 杨简《易传》	.....	(527)
<b>第四节 功利学派的易说</b>	.....	(546)
一 薛季宣的易说	.....	(549)
二 叶适评《周易》经传	.....	(559)

## 第六章 宋易的形成和道学的兴起

从北宋开始，古代易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被称为宋易时期。宋易是就易学的形态说的，并不限于北宋，其解易的学风一直延续到清初；北宋则是宋易形成的时期。

宋易的兴起，同北宋时期学术、文化思想和哲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。宋王朝建立后，适应全国统一的形势，强化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，大力提倡儒学。如宋太宗时规定“进士须通经义，遵周孔之教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十一）于是宋初几十年间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涌现出一大批儒家学者，继唐朝编的《五经正义》后，重新整理、注释、讲解儒家的经典，宣扬周孔之道。这样，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复兴儒家学说的热潮。他们提倡的儒家学说，同秦汉以来的经学相比，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，可以称之为新儒家。新儒家的兴起，是学术史上一件大事情。就经学史说，从汉唐经学转入了宋学时期。宋代的经学被称为宋学。宋学的特征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，注重探讨和阐发其中的义理，不重视文学训诂方面的考证。如程颐说：“读论语而不知道，所谓虽多，奚为也。于是有要约精至之言，能深穷之，而有所见，则不难于观五经矣。”（《二程全书·粹言一》）又说：“学者当识其义而已。苟信于辞，则或有害于义，曾不若无书之为愈也。”（同上）还说：“思索经义不能于简策之外，脱然有独见，资之何由深，居之何由安，非特误已，亦且误人也。”（同上）这都是说，读经书，贵在理解经义，即义理，特别是要有创见，不能停留在辞句和文字上。他评论文章和训诂之学说：“今之学者有三弊，溺于文章，牵于训诂，惑于异端。苟无是三者，则将安归？必趋于圣人之道矣。”（同上）程

颐的这些言论，代表宋学的基本倾向，同汉代经师和后来清代汉学家解经的学风是不同的。这种由经穷理或因经明义的学风，对宋易的形成影响很大。程颐说：“古之学者，先由经以识义理，盖始学时，尽是传授。后之学者，却先须识义理，方始看得经，如易系辞所以解易。今人须看了易，方始看得系辞。”（《二程全书·遗书十五》）此是说，古人因经以明道，后世失其师传，非明道不能知经。研究《周易》，都须要研究《系辞》中的义理。宋易的特征之一，即因经以明道，或明道以知经。总之，不追求《周易》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，不停留在经文的表面字义上，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。宋易中的各派，包括象数学派在内，都具有这一特征。此种解易的学风，用现代的说法，就是强调研究《周易》经传中的哲理。由于宋易各派都追求《周易》中的哲理，从而形成了古代易学哲学高度繁荣时期。

从哲学史角度看，北宋是宋明道学形成的时期。“道学”一辞，最早见于程颐的著述。他赞扬其兄程颢说：“闻人朋友为文以叙其事迹，述其道学者甚众。其所以推尊称美之意，人各用其所知，盖不同也。而以为孟子之后，传圣人之道者，一人而已。”（《二程全书·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》）又其在《祭朱公掞文》中说：“今君复往，使予踽踽于世，忧道学之寡助，则予之哭君，岂特交朋之情而已。”（同上）这里所谓“道学”、“道”，指周公孔子之道，即唐朝韩愈于《论道》中所颂扬的周孔之道。此“道”，韩愈认为，由于佛教和道教的流行，孟子以后便失传了。宋初的儒家学者，继承了韩愈的说法，以复兴周孔之道为己任，大力表扬儒家学说。程颐则把他复兴的儒家学说，称为“道学”。所以“道学”这一学派，近人又称之为新儒家。但新儒家并非都是道学家。道学作为宋明哲学的一种形态，其特点有二：一是视孔孟学说为正统，以排斥二氏（佛教和道教）学说为己任，大力宣扬超功利主义的道德说

教，并建立起一套形上学的理论体系；二是不同程度上吸取了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料和个别观点，用来补充和发展儒家的哲学体系。所以宋明道学也可以说是儒家哲学高度发展的产物。《周易》经传，从汉唐以来，就被奉为儒家的重要典籍。在儒家尊奉的经书中，只有《周易》经传，特别是《易传》和后来的易学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。因此，北宋的道学家，都把《周易》经传视为对抗佛道二教的有力武器。如果说，同佛道二教相抗衡的新儒家学说，始于唐朝的韩愈和李翱，而韩李所表彰的经术为《中庸》和《大学》，北宋道学家又继承了唐代易学的传统，继韩李之后，大力研究《周易》，从而将新儒家的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。

照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，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。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，如李翱、胡瑗、周敦颐、邵雍、王安石、张载、程颢和程颐等；有著名的文学家，历史学家，如欧阳修、苏轼、司马光等。他们都精通易学，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《周易》的高潮。而新起的儒家学者，特别是道学家则成了宋代易学的奠基人。宋易具有浓厚的哲学内容，其影响之广泛是汉唐所没有的。

关于北宋易学传授的系统，南宋初的易学家朱震说：

陈持以先天图传种放，放传穆修，穆修传李之才，之才传邵雍。放以河图、洛书传李溉，溉传许坚，许坚传范谔昌，谔昌传刘牧。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，敦颐传程颢、程颐。是时，张载讲学于二程、邵雍之间。故雍著《皇极经世书》，牧陈《天地五十有五之数》，敦颐作《通书》，程颐著《易传》，载造《太和》、《参两篇》。（《宋史·朱震传》）

朱震乃程门后学，但他重视象数之学。此说是从象数之学的立场讲北宋易学发展的历史。其将程氏易学归之于象数学派传授的系

统，与实际并不相符。但他对北宋易学的代表人物作了提示，并且将陈抟看成是宋易的创始人，是值得重视的。又明末哲学史家黄宗羲讲到北宋易学的情况说：

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，陈希夷之图书，远有端绪。世之好奇者，卑王注之淡薄，未尝不以别传私之。逮伊川作易传，收其昆仑旁薄者，散之于六十四卦中，理则语精，易道于是大定矣。其时康节上接种放、穆修、李之才之传，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，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。（《象数论序》）

黄氏属于义理学派，奉程氏易传为宋易的正统，认为其易学来于王弼；并将象数之学称为图书之学，认为此派易学，始于陈希夷即陈抟，后传至邵雍，乃孔门教外“别传”，只是一家之学。黄氏由於鄙视象数之学，从而将王弼易学同程氏易学等同起来，看不见二者的差别，也是不对的。但他认为北宋易学存在着两大对立的流派，并以程氏易学为义理学派的代表，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又《四库总目提要》评论宋易说：

汉儒言象数，去古未远也，一变而为京焦，入于机祥；再变而为陈邵，务穷造化，易遂不切于民用。王弼尽黜象数，说以老庄，一变而为胡瑗、程子，始阐明儒理；再变而李光、杨万里，易遂日启其论端。此两派六宗，已互攻驳。

认为从汉到宋，易学分为两大派：一是象数学派，由汉朝的京房、焦延寿，到宋朝的陈抟、邵雍；一是义理学派，由魏晋的王弼，到宋朝的胡瑗、程颐，再到李光和杨万里。《提要》的作者将李杨视为一宗，因为李杨易学的特点是引史解经。其六宗的说法，未必妥当，但同样认为宋易中存在着象数派和义理派。以上关于宋易发展的历史和派别的论述，虽不尽同，但大体上为宋易的发展，特别是北宋易学演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粗疏的轮廓。

就现在流传下来的北宋的易学著述看，象数学派的倡导者，始

于北宋初的华山道士陈抟，陈抟又传其易学至刘牧和李之才。刘牧推崇图河洛书，李之才则宣扬卦变说。以后周敦颐着重讲象，提出太极图说；邵雍则着重讲数，提出先天学，被称为象数学派。义理学派倡导者大概出于儒者胡安定即胡瑗，其后传至程颐。与程氏同时的张载亦属于义理学派，但又不同于程氏易学。北宋儒家学者中，反对象数学派的还有欧阳修和李觏，虽无注解《周易》经传的专门著作，但就其对易理的解释看，亦属于义理学派。北宋易学虽分为两大流派，彼此相互论争，但同汉唐易学相比较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。宋易中的象数学派，除继承汉唐易学以象数解易的学风之外，更为突出的是，提出各种图式解说《周易》原理，所以又被称为图书之学。同汉易中的象数之学相比，一般说来，他们回避或排除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的迷信，将汉易中的象数之学进一步哲理化，特别是数理化，形成了易学中的数学派。汉唐的义理学派，因受王弼派易学的影响，走上了玄学化的道路。而北宋易学中的义理学派，吸收了王弼派以义理解易的学风，除苏轼等人外，儒家学者都竭力排斥以老庄玄学观点解释《周易》。其对卦爻辞的解释，继承了唐代易学的传统，不排斥取象说，有的还吸取了汉易中的卦变说。因此，同王弼派的易学又不相同。北宋易学中的义理学派，有的偏重取义，形成了以程颐为代表的理学派的易学体系。有的偏重取象，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派的易学体系。义理学派虽分成不同派别，彼此争论，但其共同点都反对图书学派的易学。所以宋易中象数学派和义理派的斗争，主要不是表现在对《周易》体例和卦爻辞的解释上，如晋唐时期的郑王之争，而是表现在其易学的理论体系上，即义理派和图书派的斗争。此斗争始于宋初，一直延续到清初。

宋易的形成，同唐孔颖达所编《周易正义》有着批判地继承关系。《周易正义》乃汉以来易学的总结，其中保存了象数学派和

义理学派的论点，北宋易学中的两大派大都从孔疏中吸取观点和材料，来阐发自己的易学体系。但两派的代表人物，作为儒家学者，又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或扬弃了玄学派贵无贱有的易学体系。如果说，孔疏是对玄学派易学的一种批判改造，宋代易学又是对孔疏的一种批判改造。此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，也是儒家系统的易学体系逐步完善化的过程，从而为以后几个世纪的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宋易的特点之一，是将《周易》的原理高度哲理化。其易学哲学标志着古代易学哲学发展的高峰，而且成为宋明哲学的主要内容。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，数学派，气学派，心学派和功利学派都同易学哲学有密切的关系。前三个流派都是以易学哲学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。宋朝的心学派同样研究《周易》，并借《周易》经传表达自己的心学体系。功利学派也探讨《周易》的原理。在北宋时期，理学派、数学派和气学派的体系皆已形成，为后来三派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心学派和功利派的易学哲学，北宋时期已有萌芽，到南宋时期形成了体系。一般说来，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，理学派、数学派和心学派属于唯心主义阵营，而气学派和功利学派则属于唯物主义阵营。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影响，将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。

本章取材，以各流派代表人物的著述为主。在易学哲学方面无甚建树或影响不大者，如胡瑗、苏轼等人的易学观点，于有关章节中加以介绍，不另立专题评述。

## 第一节 图书之学的流行

图书学是清代学者对宋易中象数之学的总称，乃汉易中象数

之学的一种形式，也是对汉易象数之学的发展。它来源于道教的解易系统。魏伯阳《参同契》的易学，被唐朝和五代的道教继承下来，并以种种图式，表示其炼丹的理论。此种解易的学风，到宋代演变为图书学派。此派推崇河图和洛书，并依此解释《周易》的原理。《系辞》曾说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图书学派就是依据这句话，来宣扬自己的易学体系。

“河图”一辞，最早见于《尚书·顾命》：“赤刀，大训，宏璧，琬琰在西序；大玉，夷玉，天球，河图在东序。”郑玄注说：“图出于河，帝王者之所受。一有洛书二字。”按郑玄说法，汉人看到的《尚书》本子，有的于“河图”下，有“洛书”二字。据此，河洛两辞，最初皆见于《尚书·顾命》。又《论语·子罕》说：“凤鸟不至，河不出图，吾已矣夫。”孔子以河图为祥瑞现象，其慨叹“河不出图”，表示其学说已不能推行了。《系辞》说的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”，即本于此。先秦典籍中说的河图、洛书，究为何物？后人有种种解释。郑玄取《论语》义，以河洛为受命为王的象征，如同后来所说的符命之类的东西。刘勰于《文心雕龙·正纬》中，亦采此说。元朝俞琰解释《尚书》文，认为东序中的河图，同玉器并列，乃宝器之一。天球为玉器，河图为玉器之有文者，如同西序中所藏的赤刀，乃金器，刻上文字，则为大训。俞氏此说，见于其《周易集说·系辞》。刘宝楠采此说，录于《论语正义》中。此外，还有一说，认为河洛乃上古时代的地图。南宋薛季宣于《河图洛书辨》中，认为“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”，同《禹贡》《山海经》为一类的图书。黄宗羲亦执此说。以上三说，接近《尚书》文的原意。所谓河洛大概是古代帝王受命为王的象征，或为记载当时的疆土，国界，山川的文物，作为传受王位的宝器。如《管子·小匡》所说：“昔人之受命者，龙龟假，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地出乘黄。今三祥未有见者，是曰受命，无乃

失之乎？”看来，上古时代的河洛，同《周易》并无关系。将河洛同《周易》联系起来，始于《系辞》文。但《系辞》并未说明河洛为何物。直到西汉刘歆，方以八卦解释河图，以《洪范》解释洛书，所谓“伏羲氏继天而王，受河图，则而画之，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，赐洛书，法而陈之，洪范是也。”（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）后伪孔传，亦采此说。西汉扬雄则进一步视河洛为《周易》的来源。他说：“大易之始，河序龙马；洛贡龟书。”（《核灵赋》，李善《文选》注引）此是以黄河龙马所负之图为河图，洛水神龟背上之书为洛书，以河洛为《周易》之本源。刘、扬的说法，后被纬书所吸收，大讲河图、洛书。郑玄注《春秋纬》说：“河以通乾出天苞，洛以流坤吐地符。河龙图发，洛龟书成。河图有九篇，洛书有六篇。”（《周易集解》）此又将河洛发展为两种著作，并取《周易》中九六之数，说明河洛同《周易》的关系。但汉人说的河洛，同《周易》究竟有何种关系，龙马所负之图是什么图式，同卦象又有什么联系？汉魏晋唐的易学家皆无具体的说明，更无图式加以解说。宋初的象数学派，在道教易学的影响下，为了探讨这一奥秘，将《系辞》中的大衍之数，天地之数同河洛联系起来，并为河图和洛书制定了不同的图式，用来说明《周易》的原理，这样，便形成了图书学派。

北宋的图书学派有一个发展的过程。朱震说的北宋易学传授的系统，基本上属于图书学派。此派的创始人为陈抟，陈抟又传于种放。种放以后，分为三支：一是传授陈抟的先天图，到邵雍；一是传授河图、洛书，到刘牧；一是传授太极图到周敦颐。朱震说的传授的谱系，未必皆为事实。但这三支易学，大体符合北宋时期图书学派发展的情况。此三支易学有一个共同点，即都以图式解说《周易》的原理，此亦图书学派的易学特征之一。在北宋时期，图书学派十分流行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思潮。宋中期的道

学家周敦颐和邵雍都是从图书学派中分化出来的哲学家。宋明的哲学史也可以说是从图书学派开始的。本节所论，以陈抟、刘牧、李之才等人的易学哲学为主。关于周敦颐和邵雍的易学哲学，另节讨论。

## 一 陈抟的象数之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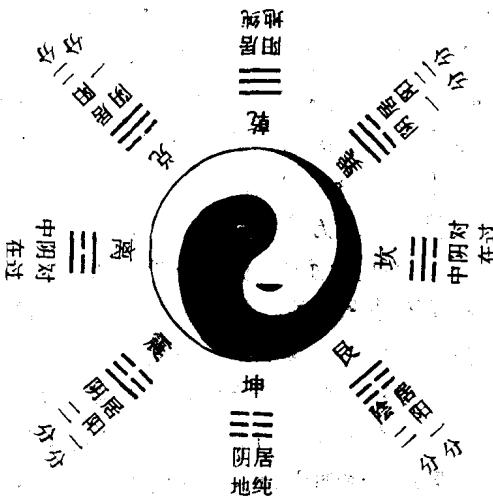
陈抟，字图南，宋太宗赐号为希夷先生，居华山四十年，被称为华山道士。此人乃神仙家，《宋史》为之立传，是五代末和宋初的道教大师。《宋史》说：“抟好读易，手不释卷，常自号扶摇子，著指元篇八十一章，言导养及还丹之事。”其易学继承了汉易中《参同契》的传统。朱熹说：“~~既注~~阳参同契，恐是希夷之学，有些是其源流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一百）又说：“先天图传自希夷，希夷又自有所传。盖方士~~本~~多修炼，~~本~~参同契所言是也。”（《语类》一百）但陈抟讲炼丹，主要讲内丹。其在《指玄》中说：“访师求友学烧丹，精选朱砂作太乙，~~本~~将谓外丹化内药，元来金石不相关。”此是说，炼外丹的说~~本~~，~~本~~是一种比喻；目的是教人炼内丹。又说：“求仙不识真~~本~~，~~本~~炼丹成千百篇；内里明来是至真，外边入者即非亲。”这是主张炼内丹，不赞成炼外丹。关于炼内丹；《指玄》说：“邈元踪迹归玄武，潜有机关结圣胎。”“圣胎”，即仙胎。看来，陈抟是从炼内丹的角度研究或解释《参同契》中的炼丹术的。他研究《周易》，是借用卦爻象和阴阳之数来说明炼内丹的过程。道教的典籍用各种图式，特别是用《周易》的卦象解释炼丹术，在唐朝便有了。五代彭晓所注《周易参同契》，有《明镜图》、《水火匡廓图》、《三五至精图》等。以图式解释《周易》原理，说明炼丹的过程，五代以来，已成为一种风气。陈抟正是继承这种解易的学风，以图式代替文字，解说《周易》。邵伯温在《经世辨惑》中说：“希夷易学，不烦文字解说，止有图以

寓阴阳之数，与卦之生变。”以图式解易乃陈抟易学的一大特征。陈抟所提出的易学图式，包括象和数两方面的内容。宋王偁于《东都事略·儒学传》中说：“陈抟读易，以数学授穆修，以象学授种放，放授许坚，坚授范谔昌。”是说其图式有的是讲阴阳奇偶之数，有的是讲乾坤坎离等卦爻象，前者为数学，后者为象学。据此，陈抟可以说是宋代象数之学和图书学派的创始人。

陈抟易学提出那些图式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照宋元明人的记载，有三类图式流传下来。一是先天太极图，二是龙图，三是无极图。分别评介于下：

### (1) 先天太极图

朱震说：“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”。此为宋明学者共同的看法。但陈所传之先天图，究为何种图式？据清胡渭于《易图明辨》中考证，宋末元初袁桷于《谢仲直易三图序》中说，朱熹曾嘱其友蔡季通入四川，寻找陈抟的图式，蔡氏得三图，秘而不传，后为谢仲直所获。三图之一为先天太极图，保存在明初赵汝愚《六书本义》中。赵说：“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于蜀之隐者，秘而不传，虽朱子亦莫之见。今得之陈伯敷氏，尝熟玩之，有太极含阴阳，阴阳含八卦之妙。”录其图式如13页。此图式，赵氏称之为天地自然之图，即先天太极图。按赵氏的领会，此图式是对《系辞》文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的解释。图中黑白两条鱼形，乃阴阳二气环抱之状。阴气盛于北方，为纯阴，居坤卦之位；阳气盛于南方，纯阳，居乾卦之位。阴气极于北，阳气始生，居东北震卦位，卦象为一阳二阴，表示阳气尚微弱。其后，经过东方离卦，东南兑卦位，至乾卦位，阳气极盛，卦象为三阳。阳气极于南，同时一阴生起，迎接阳气。阴气初生。居西南巽卦位，卦象为一阴二阳，表示阴气尚薄弱。其后，经过西方坎，西北艮，至坤卦位，卦象为三阴，阴气极盛。如是，循环不已。图中左白部分，居东方，与



右白部分相呼应，环抱黑的部分，表示二阳中挟一阴，为离卦象，此即“对过阴在中”。右黑部分，居西方，与左黑部分相呼应，环抱白的部分，表示二阴中挟一阳，为坎卦象，此即“对过阳在中”。图中左白部分，从震卦三一阳生，到离卦三二阳挟一阴，再到兑卦三二阳增长，最后到乾卦三三阳极盛，为阳息的过程。右黑部分，从巽三一阴生，经过坎艮两卦，二阴增长，到坤卦三三阴全盛，为阴息的过程。图中黑白两鱼尾，表示阴阳二气初起；黑白两鱼头，左方表示阳起而迫阴，阴避阳，回入中宫；右方表示阴起迎阳，阳避阴，回入中宫。总之，此图式，用来表示阴阳二气消息的过程，以阴阳环抱为太极，以八卦之象表示二气之消长。此即赵氏所说“有太极含阴阳，阴阳含八卦之妙。”

此先天太极图式，看来，脱胎于《周易参同契》。其一，此图

式以乾南坤北，离东坎西为四正卦，本于《参同契》：“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。天地者乾坤之象也。设位者列阴阳配合之位也。易谓坎离。”《参同契》以乾坤为天地之象，坎离为日月之象，乾坤居上下，坎离居左右，用以说明炼丹药取法于天地日月之象。此图式，以乾坤居南北，坎离居东西，再配以其它四卦，说明阴阳二气的消长，即本于《参同契》的四正卦说。此图式亦可称之为卦气图，但同汉易的八卦方位说并不相同。京房和《易纬》皆以坎离为南北，不以乾坤为南北。先天图则以乾坤为南北，坎离为东西，看来，是同炼丹术有关的：俞琰于《周易参同契发挥》说，乾坤为人身之象，乾为首，坤为腹，坎离为身中之药物，即水火或阴阳二气。按此说法，此先天太极图，是用来表示炼内丹的过程，从而采取了汉易中卦气说的形式。其二，此图式，阴阳环抱，又是本于《参同契》月体纳甲说。阳气生于东北，经震、离、兑，至乾卦之位，表示望月前三候，（初三，初八，十五），月光增长即阳息的过程；阴气生于西南，经巽、坎、艮，至坤卦之位，表示望月后三候（十六，二十三，三十），月光亏损即阳消阴息的过程。图中黑白两条鱼形，东离为日，西坎为月。其中黑白两点，白点为阳精，黑点为阴魄。白中有黑点，意味着日中原有阴魄；黑中有白点，意味着月中亦含有阳精。日月运行时，此黑白二点，平时不显露，含蕴不出。当望夕之时，月出东方，坎离易位，盛阳将变革，日中阴魄方发挥其作用，与对方之阴相感应，流出而为生阴之本，此即白中显露其黑点。当晦朔之间，此时盛阴将变革，月中原有之阳精发挥其作用，与对方之阳相感应，发泄而出，为生阳之本，此即黑中显露其白点。此黑白两点，本于《参同契》所说：“蟾蜍与兔魄，日月气双明。蟾蜍视卦节，兔者吐生光。”其居于图之中心，即《参同契》月体纳甲所说，坎为月精纳戊，离为日光纳己，居于中宫。以上的解释，参考胡渭的说法。俞琰于

《周易参同契发挥》中，解释月体纳甲说，初三月生光，应震卦而纳庚，“以吾身之火候言之。则所谓河车不敢暂停留之时也”；初八，月至上弦，应兑纳丁，“以喻吾身阳火上升之半也”；十五月望，应乾纳甲，“以喻吾身阳火盛满之候也”；十六，应巽纳辛，“则阴受阳禅，峰回路转之时也”；二十三日，月下弦，应艮纳丙，“以喻吾身阴符下降之半也”；三十日，月晦，应坤纳乙，“以喻吾身阴符穷尽之候也”。此是以炼内丹，即炼身体内阴阳二气，解释月体纳甲。又说：“晦朔弦望，一月之盈虚消息也。昼夜晨昏，一日之盈虚消息也。人身法天象地，其气血之盈虚消息，悉与天地造化同途。”还说：“修丹于月望，则气血满而药力全；望后则气血减而药力少。所以翠虚篇谓月夜望中能采取天魂地魄结灵丹。”俞琰的这些说法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先天太极图的意义。

此图式是否就是陈抟先天太极图的原图，已不可考，元明以来，相传如此。即使此图式，与陈抟之原图有出入，其中所表达的思想，如八卦方位说，以阴阳消息讲炼内丹，当出于陈抟。周敦颐有赞陈抟诗说：“始见丹诀信希夷，盖得阴阳造化几。”认为陈抟以阴阳消息讲炼丹术。前引邵伯温论陈抟易学，“止有图以寓阴阳之数，与卦之生变”，亦认为其图式是讲阴阳消息。又朱熹论邵雍天地定位说，亦认为来于陈抟的先天图（见《周易本义》）。照宋人的说法，此图式确实与陈抟易学有关，或为陈抟所传。此图式之所以称为先天图，亦同炼丹术有关。“先天”一辞，出于乾卦《文言》：“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炼丹家将“先天”引伸为生来固有，“后天”引伸为人为的修炼。俞琰于《易外别传》中，认为《参同契》说的乾上坤下，天上地下，比喻“人之一身首乾腹坤”，具有水火二气，火气上升，水气下润，此乃人生来就有的自然的体质，故称其图式为“先天卦乾上坤下图”。通过内炼之法，使火气下降，水气上升，“降心火于气海”，所谓逆而成丹，

此乃后天人为之事，故称离上坎下为“后天卦”之图式。按此说法，道教所说的“先天”指炼内丹时，人身生来具有的气质。所以上面相传的图式，称为先天图，又称为“天地自然之图”。这个图式，后来影响颇大。邵雍的先天八卦方位图，即来于此。

## (2) 龙图

《宋文鉴》有陈抟《龙图序》一文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陈抟《龙图易》一卷。据此，陈抟又有龙图易。“龙图”即龙马负图，指河洛一类的图式。朱熹以《龙图易》为“假书”，其后，亦有人认为河洛图式非出于陈抟。然而《宋文鉴》的编者吕伯恭则认为《龙图易》乃陈抟所作，明初宋濂亦执此说。按《东部事略》和朱震所记，皆认为河洛之学来于陈抟。王偁称陈抟“以象学授种放”，后传之范滂昌，与朱震所说“放以河图、洛书传李溉”的谱系相同。王偁所说的“象学”，包括河洛之学。《龙图易》，乃河洛之学的前身，当出于陈抟。至于《宋文鉴》中的《龙图序》是陈抟所作，还是其门徒所述，已不可考。但其思想出于陈抟，是可以肯定的。《龙图序》说：

且夫龙马始负图，出于栖皇之代，在太古之先也。今存已合之序尚疑之，况更陈其未合之数邪？然则何以知之？答曰：于夫子三陈九卦之义，探其旨，所以知之也。况夫天之垂象，的如贯珠，少有差，则不成其次序矣。故自一至于盈万，皆累累然，如系之于缕也。且若龙图便合，则圣人不得见其象，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，圣人观象而明其用。是龙图者，天散而示之，伏羲合而用之，仲尼默而形之。

“三陈九卦之义”，本于《系辞》明九卦之德章，此章对履、谦等九卦之德，讲了三次，所以说“三陈九卦之义”。《龙图序》的作者，据此，提出龙图三变说，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，二变为天地已合之位，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。天地之数即《系辞》所说